

把批判锋芒指向上层统治者。《术使》中的狙公，靠养狙为生而最终死于饥饿，讥刺“世有以术使民，而无由道揆者”，揭露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欺骗，一旦人民觉醒，起来反抗，只能束手待毙，预示元朝覆灭的必然性，等等。总之，它也是刘基世界观、认识观和方法论的反映。在艺术上，吸收先秦历史与诸子寓言中汪洋恣肆、纵横捭阖之风，以及柳宗元寓言散文的锋利简洁的特点，借主人公郁离子之口，“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徐一夔《郁离子序》），既短小精悍，活泼犀利，又理浃于形，深入浅出，充满比喻、托讽和影射，情趣横生，贴切入微，在虚实相间里，寓丰富的哲理于形象的描绘之中，生动揭示出问题的实质，也深化了主题，闪烁着作者智慧的火花，它是发扬古代寓言的传统形式与技巧，而有所独创的硕果。

刘基其他散文也有佳作，如游记文，均作于元末，而以羁管绍兴时的一组八篇为优，登涉遣意，写景寄怀，用山水之乐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作为疗救心录创痛的良方，在神髓脉理上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息息相通，在写法上以赋作手法，铺采摛文，排比譬喻。如《松风阁记》写松和风吹松之声，巧妙地赋予松风各种美的意象，其姿态、风神、格调浑然一体，审美主体与客体融而为一，又连用十个比喻，

铺排渲染，华彩飞扬，以状景观的雄伟极态，不仅造语生新，而且颇有辞赋的风采，显示雕凿造化的不凡手笔。《活水源记》平实无华，简练明畅，善于抓住自然界中的不同特征，体物摹景，笔墨细腻，自然逼真。《苦斋记》则以大量笔黑极写“苦斋”所在地环境之艰苦，先抑后扬，为阐述苦乐观蓄势作铺垫，引出以苦为乐，苦尽甘来的警世之论。“问答语”、“拟连珠”、《伐寄生赋》等杂文、辞赋，也都辞能巧丽，文质兼备，与其寓言体散文相映成趣，是元末明初文学中的力作。

刘基散文可用“气昌而奇”（《明史·刘基传》）来概括，所谓“气昌”，指其以气主文，气盛言宜，有一种无可置辩的说服力。如驳斥人受雷击是由于“获罪于天”（《雷说上》）、“天之降祸福于人”（《天说上》）等谬论，即以唯物的天道观和充足的事实作依据，层层深入，环环相扣，既理直气壮，中其要害，又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在语言和句式上精心安排，如《卖柑者言》的叠词、反语句和排比句运用，使语气咄咄逼人，难以还口。“奇”指其“牢笼万态”为我所用，以大胆的梦想与虚构，改造史实和神话传说，将动、植物拟人化，“寓言以征用”，奇幻精警，虚拟夸张，传神和模形并存，富于浪漫色彩和创造性，感染力颇强。

归有光散文简论

赵伯陶 《归有光文选》选注评点者

归有光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他长期以读书授徒为业，这使他的散文创作有了精益求精的时间保证；由于家庭迭遭变故，归有光屡受情感折磨，这又使其散文增添了浓重的感情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事业淹蹇与家庭变故反而玉成了他的散文创作，使之有了彪炳千秋的荣耀。

归有光生活于明代嘉靖、隆庆之世，朝廷政治尽管日趋腐败，但全国暗潮涌动，属于思想启蒙的变革时代。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杠杆的市井文化的不断丰富，影响了文人士大夫雅文化的发展道路；以王阳明心学为主的哲学呐喊，更加强了这一影响的深刻性。老庄禅悦的佛光道影也在明中叶以后有了笼罩知识阶层的魅力，给文人士大夫的“出处行藏”增加了一

些选择的自由。在散文发展的长河中，稍后于归有光时代的晚明小品文大放异彩，就是市井文化与老庄禅悦思想作用于文人士林文化的结果。然而归有光的散文在实质上却与晚明小品不能同日而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文化品格的大相径庭。归有光于理学宗尚程、朱，对陆、王心学虽不大力反对，却也畛域森严，这从其《与潘子实书》、《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示徐生书》等文中皆可见一斑。归有光散文始终保持士林文化品格的单纯性，他远承汉代司马迁之文风，继武唐宋韩愈、欧阳修散文之绪余，属于“文以载道”的文统传承中之一环。清代桐城派对归有光的散文大为推崇，而不屑于与晚明小品为伍，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文统”的存在。归有光抨击前后七

子的拟古主义文风，是从散文发展的内部规律着眼的，不同于晚明小品作家从“独抒性灵”的个性解放角度去迎击拟古的潮流。然而两者殊途同归，这使一些论者认为二者似乎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文学史多将归有光划入唐宋派中，然而与唐宋派中唐顺之、王慎中、茅坤诸人相较，他虽年纪稍长，得中进士却晚于三人三十年左右。功名路上的坎坷，限制了归有光与唐、王、茅三人的声气相通，散文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如唐顺之，不但与阳明心学心有灵犀，其《荆川集》中的文章也可见禅宗影响的痕迹。钱基博《明代文学史》评《荆川集》有云：“集中书牍最多，大半肤言心性，多涉禅宗，而喜为语录鄙俚之言，殊为不取。”这与晚明小品的精神已趋一致，而与归文的文化品格有异了。

归有光散文的单纯士林文化品格，决定了其散文的思想内容有保守的一面。他的散文不像小品作家的作品有放浪形骸之外的潇洒之态，所多的是正襟危坐的道貌岸然；他不追求适意人生的趣味，而仅想于孜孜矻矻的不断努力下完善自我的人格。然而，归有光却不是头脑冬烘死读书、读死书的迂夫子。他关心时事，写有不少有关水利、倭寇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文章，有关议论皆建立于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绝非书生空言。他为人排挤，去顺德管理马政，尽管投闲置散，用非所学，却仍敬业为民，写有《马政议》等文，广征博引，尽输忠悃。关心社会问题，同情弱者，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伸张正义，讨还公道，在归有光的散文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嘉定张氏女子遇人不淑，又遭恶姑，因不满家中丑行，而为群凶虐杀。司法腐败，因循迁延，致狱久不决。归有光激于义愤，到处为死者鸣不平，并写有《书张贞女死事》等一系列文章，终于令肆虐诸凶被法办。他自己对《书张贞女死事》一文很满意，认为有《史记》、《汉书》的笔法，可以传千百世之后。

于国于民深怀忧患意识，是古代正直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归有光下笔为文，时时流露出挽救颓风之思，用心良苦，如《家谱记》、《归氏二孝子传》等散文。《秦国公石记》一文则借石喻志，一股想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风云之气力透纸背。在一些赠序类文章中，归有光也常设身处地般为友人提供一些治国治民的参考意见，如《送阳曲王公参政陕西序》、《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送同年孟与时之任成都序》等文章，无不渗透出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

归有光散文的另一类主题是抒写亲情与友情的

执著和亲密，这类散文最具艺术价值，也最为脍炙人口。如《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女二二圻志》、《寒花葬志》、《世美堂后记》等，皆堪称归氏散文中的典范之作。其《沧浪亭记》有云：“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之后，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此乃封建文人的自恋心态，体现了其散文士林文化品格的无所不在。

仅就题材而论，归有光的散文尚欠丰富，这与他久困场屋、长年读书授徒乡里的生活有关，不当苛责古人。其集中的一些应酬之作，如寿序之类，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七谓“寿序谀词自前明归震川始入文稿”，似有微词。然而从保留历史资料而言，这些类似韩愈“谀墓”之文也并非一无是处。

归有光散文的艺术特色，正同其内容“原本经术”（《明史》本传）一样，也有其传承渊源。王世贞《吴中往哲象赞》评归有光云：“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在归有光的散文中《史记》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但得其神髓而非字模句袭。他对于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文论是否定的，如致友人沈敬甫函有云：“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

归有光几十年落魄科场，磨练了他八股制义的文笔，使他有条件融其技法于古文写作之中。八股文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它有助于人的逻辑思维的训练，其“代圣贤立言”的“入口气”写法，也可在某种程度上培养写作者想象的能力。归有光的散文大多文笔精炼、理路分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八股文法。清桐城派中人倡言“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也正是归氏经验的理论化。

归有光的散文，有一些地方借用了小说家的笔法，这在其抒写亲情的散文中尤为明显。如《女二二圻志》：“一日，予自山中还，见长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门，二二尚跃入予怀中也。”写不及周岁之婴儿情态，宛然如见，“跃入”二字如颊上三毫，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又如《项脊轩志》，以日常琐事入文，却收出入神入化之功，笔笔有情，至今读之，仍觉动容。作者吸收了《史记》刻画人物的传统笔法，每于从容中写出吁天呼地之情愫。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有云：“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

词并得,使览者惘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此论极中肯綮。《寒花葬志》写婢女之神态,《亡儿甌孙圻志》写爱子之聪颖,借鉴司马、韩、欧处,都很明显。

归有光的散文每每于似不经意的文字描写中造成一种令人回味无穷的意境。如《见村楼记》一文始则荡漾着一股深切的故人之思,感情色彩极浓。《张自新传》于结尾处忽见鹤突,挟“风雨之夜,江涛有声”之形容,不乏浪漫色彩,笔调慷慨,夺人心魄,富

于意境,堪称神来之笔。归氏散文之所以有感人的魅力,除写作技巧高人一筹外,有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是其散文成功的另一要素。如《先妣事略》、《世美堂后记》等文,皆能用寥寥数语,寓无限情怀,若无真情,不能道其万一。

总之,感情的真挚、语言的朴素、思致的绵密、逻辑的清通、细节的捕捉、画龙点睛般的描写,诸多因素集合于一体,构成了归有光散文的特殊美学价值。

王世贞散文简评

陈书录《王世贞文选》选注评点者)

王世贞(1526—1590),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秦汉派(前后七子)后期盟主。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弇州山人续稿》207卷、《读书后》8卷等,洋洋数百万言,其中散文千姿百态,佳构纷陈,堪称明清散文八大家之一。

《四库全书总目》卷17《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提要中说:“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其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世贞才学富赡,规模终大。譬诸五都列肆,百货具陈,真伪骈罗,良莠淆杂,而名材瑰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如果谁若视王世贞的散文为“摹秦仿汉”或“古人的影子”,便是一种误解。王世贞的散文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并能真实地抒写性灵。

南倭北寇的交相侵扰,是王世贞所处的明中叶两大外患。他的《庚戌始末志》及时地反映时事,展示了“庚戌(1550年)之变”中俺答长驱直入、朝廷束手无策而致使男女被掠、庐舍被烧等悲惨情景,堪称“实录”。《御虏》就西北用兵、抵御敌虏等问题直据己见,指陈利弊,颇见锋芒。《寿戚将军序》叙写明嘉靖年间抗倭名将戚继光治军安边之策,赞扬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体恤军民的仁爱精神。《于谦传》热情地讴歌“土木堡之变”后积极组织反击瓦剌入侵的民族英雄于谦。明中叶的内患之一是严嵩、严世蕃父子等权奸当道,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祸国殃民。王世贞的《沈青霞墓志铭》通过“抗疏言奸”、“居里晋高

(严嵩)”等一系列言行,显示出志士沈炼的铮铮铁骨。《题〈海天落照图〉后》揭露严世蕃抢夺名画《海天落照图》的丑恶行径,在冷静的叙述中蕴藏着对仗势欺人的权奸的无比愤怒。明代中叶世风日渐颓败,王世贞的《师说》大胆针砭师道沦丧的时弊,《大抵世之于文章》抨击那些“挟贵而名者”、“挟科第而名者”等追名逐利的腐败现象,惊世骇俗,发人深省。还有《游金陵东园记》暴露公侯世家等封建统治阶层尔虞我诈的丑恶嘴脸,继承了《左传》和《史记》等“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送郭侍御子静左迁永安令序》反对横征暴敛,指出当时江南赋税最重,迫使江南民众“破庐鬻妻稚以偿”,是为实录,切中时弊。

王世贞是晚明小品文的前驱者,在明代中叶就注重创作张扬个性、畅抒性灵的小品文。《〈九友斋十歌〉序》写自己徜徉于自然山水之间,周旋于古书名画之中,深情雅趣,纯为性灵之语。《胜国之季》追求“自得之趣”,强调学养与性灵的有机结合。《求志园记》通过戏曲家张凤翼求志园与其他名园的比较,显示出园主的旷远之趣、天然之趣。他的不少悼念文章也是情真意切的小品。《哭亡妹王氏文》以其妹临终嘱托引领全文,忆叙亡妹生平事迹,切切言辞中见流血哀肠。《哭亡女文》《祭华起龙文》分别是祭亡女与亡婿的哀辞,“白发人送黑发人”,何况又是爱女与贤婿,应笔流泪,令人断肠。

王世贞的散文中塑了一系列独领风骚的人物形象。《文先生传》写“吴中四士”之一的文徵明学而致